

一九〇〇年以来的

美国史

[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 刘绪贻等译



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

下 册

〔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著

刘绪贻、李世洞、韩铁、王受之译

刘 绪 贻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rthur S. Link
William B. Catton
AMERICAN EPOCH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00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1980

一九〇〇年以来的美国史

(上、中、下)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排版
湖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6.625印张 1,060千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统一书号: 11190·104 (全三册) 定价: 5.20元

第二十八至三十章 韩 铁译

第三十一至三十三章及索引 王受之译

第三十四、三十五章 刘绪贻译

参 考 书 目 李世洞译

本书地图及图表 刘 西译制

目 录

下 册

第二十八章 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政治与问题.....	1
一、新的共和党总统	2
二、第二次红色恐怖的极盛与衰落	5
三、1953 至1960 年美国政治的反常现象	11
四、五十年代的全国选举	14
五、有生气的保守主义：内阁、财政政策和公共动力	19
六、中间道路：新政的继续	25
七、在教育与民权方面的新政的扩大	33
八、沃伦法院：民权与公民自由	35
九、五十年代的黑人	43
第二十九章 动乱世界中的美国（1953—1960）.....	54
一、美国外交和防务政策的“新面貌”	54
二、美国和苏联：最高级外交与冷战	62
三、美国和苏联：核僵局与争取裁军	67
四、五十年代的欧洲与美国	71
五、远东的经常骚动	85
六、中东和非洲	94
七、西半球	107
第三十章 国内外的新边疆.....	114
一、1960 年的选举	114
二、新边疆人	120

三、肯尼迪与国会	123
四、黑人造反	130
五、冷战在继续	134
六、东南亚的动乱	141
七、达拉斯的悲剧	145
第三十一章 伟大社会与越南战争	147
一、约翰逊执政	147
二、1964 年的选举	151
三、伟大的社会	154
四、黑人的反叛变成革命	162
五、六十年代的联邦最高法院	173
六、改变着的世界中不断发生的令人困惑的事件	177
七、越南战争	186
第三十二章 尼克松的第一任期	192
一、1968 年的选举	194
二、共和党的新总统	203
三、1969 至 1972 年间的总统与国会	206
四、最高法院：争论与变革	215
五、鹰着陆：人到月球	226
六、环境与消费者	229
七、经济压力	233
八、谋求军备控制与缓和	239
九、结束战争	252
十、1972 年的选举	262
第三十三章 尼克松的第二任期：水门事件	276
一、第二任期开始	276
二、1969 至 1972 年灾难的背景：阴谋破坏与间谍活动	278
三、1972 至 1973 年通往灾难的道路：掩盖	282

四、白宫录音带	285
五、斯皮罗·阿格纽	288
六、1973年10月一个星期六夜晚的大屠杀	291
七、1973年10至12月的激烈风暴	295
八、1974年1至4月双方剑拔弩张	299
九、4月文本	302
十、1974年5至7月白宫处于包围之中	304
十一、总统倒台	308
十二、辞职	310
十三、跋：为什么会出现水门事件？	312
第三十四章 动乱的七十年代	317
一、来自密执安州的总统	318
二、从尼克松到福特：怀疑的遗产	320
三、经济困境与能源危机	325
四、共和党的对策	334
五、共和党的对外政策：穿梭外交与国会权力	341
六、共和党的对外政策：追求军备控制与缓和	346
七、1976年的选举	348
八、来自佐治亚的总统	355
九、在巴拿马与中东寻求新协议	358
十、谋求与中国和俄国达成新协议	366
十一、民主党对付能源与经济问题的办法	370
十二、反通货膨胀斗争	375
十三、1979年危机	380
第三十五章 1980年的美国：难题与前景	384
一、领导问题	384
二、人民及其遗产	383
三、种族关系	390

四、前景	392
索 引	395
参考书目	410

云

图 表

对外贸易额(1940—1970)	31
欧洲共同市场(1979)	84
联邦预算(1955—1977)	160
居中家庭与每人收入(1975)	332
能源消费总量(1940—1977); 每人能源消费量 (1940—1977)	336
移民人数表(1951—1977)	359
美国就业与失业人数(1950—1977)	374
消费物价指数(1960—1977)	376

第二十八章

723

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政治与问题

1945 年以来弥漫于美国政治舞台的混乱与捉摸不定，丝毫未因 1953 年一个共和党总统上台而结束。共和党二十年来第一次重掌权柄，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则刚得到美国历史上一次最令人瞩目的对一个人的信赖。但是，那些以为新领导班底将使战后的忧烦烟消云散的美国人，却注定要失望。冷战的压力与危机一直没有减少。通货膨胀与衰退形成对繁荣的威胁。美国是个多变的社会，本来就存在一些问题，再加上一些种族、宗教和思想意识方面的紧张状态，更形纷扰。社会和经济的变化，改变了旧的选举格局。在政治上，这是一个动荡不定的、部分僵持的时期。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终了时，就象在它开始时一样，重点虽有所转移，但人们普遍感到怀疑，而且无法安身立命。

尽管有混乱和僵持，但这八年也取得明显成绩。在艾森豪威尔第一任结束之前，美国已大体从过度的红色恐怖中清醒过来。民权方面有所进展。新政府阻止了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而它所统治的十年，乃是美国人所知道的最繁荣的十年。共和党重新掌权的结果，是谨慎地扩大新政的改革结构，而不是拆毁它。人们所预料的与民主党时代的决裂，并没有发生。

但在这些年里，对国内事务的领导不力，行动也不大胆。富于

思想的美国人开始叹息，埋怨政府拒绝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来对付日益增长的技术性失业、城市衰败、教育、运输和农产品过剩等问题。这种无所作为，起因于外交事务的过度急迫、一般公众自鸣得意的情绪、对通货膨胀和过大开支的畏惧、以及在具体手段和目标上的意见不一。也许没有那个领导班底在面对这些障碍时能取得多大的进展。但是很多人觉得，总统没有比较有效地运用自己的威望和权力来进行必要的国内改革，是放弃责任。

一、新的共和党总统

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时以及后来颇孚众望的程度，他的前任很少可与之比拟。自从胡佛以来，没有那个新总统候选人在被提名时就已如此广泛地为人所知和受人敬重。自从格兰特以来，美国人民还没有对一个军事英雄如此满怀希望。

艾森豪威尔于1890年10月14日出生于得克萨斯州的丹尼森，在堪萨斯州的阿比林长大。191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其后二十七年里，他在各种正规军事岗位上服常役，进过各种军事学校，并于1935到1940年间调往菲律宾任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日本人进攻珍珠港时，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具有临时准将军衔的中校。在以后的三年里，他在陆军部短期工作后，就任欧洲战区美军统帅，指挥了北非战役，于1944年6月领导盟国远征军在诺曼底海滩登陆，并得以升任陆军五星上将。纳粹投降之后，他统率驻德美国占领军，1945年后期继乔治·C.马歇尔任参谋长，1948年辞去现役职务，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校长。1950年，他请假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出任新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这种漫长而卓越的军事生涯，是如何正好为艾森豪威尔将军

出任国家最高职务作好准备的呢？他缺乏一般文职官员的经历是一种不利条件。以前没有哪个总统在被选之前任文职官时间比他更短——可能扎卡里·泰勒是例外，但这并不好。他参加 1952 年竞选时，对于政治活动没有一点经验和致用的知识。确实，战后他的政治观点表现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致包括他本人在内，没有一个人十分明确他的党派倾向；结果，1948 年两党都要求他作自己的总统候选人。从一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可贵的，因为这使他超脱于那种美国经历得太频繁紧张的党派斗争。但是这种长期的部队生涯，使他对平民们关心的各种事宜不甚了了，并使他过分地依赖于他部属的主动和判断。 725

军事经历也确有助益。他学会了指挥大规模的行动计划，形成一种与别人协调一致地工作和调和不同意见的才能，并习惯于承担重大责任。当这一类问题变得举足轻重之时，他在国防工作方面是一个高度称职的总统。他在国外的经历，使他具有一种成熟的国际派的观点，对欧洲领导人和欧洲问题无比熟悉，并决心维持和加强西方联盟体系以及一般非共产主义世界。所有这些，使他的统治具有力量，具有一个中心目标，是任何具体的错误或失败都损害不了的。

这位新总统不是知识分子，也不认真地研读历史、政治或者时事。“艾森豪威尔的头脑象他的个性一样，是标准美国式的，”一位评论家指出，“它不是图解式的，它不相信要把物质与事物区分得那么精细，它关心的与其说是思想的正确性，不如说是思想的效果。”^①有时，他在表达平凡的思想时采用散漫而又刻意求全的句法。但他演说时所用的词句和他讲话时的感情，是千百万美国人

^① 理查德·H. 罗威尔：《艾森豪威尔年代的国家事务》，纽约，1956 年版，第 17 页。

所理解并且共有的。

确实，艾森豪威尔的“标准美国式”，几乎到了滑稽的地步。他喜欢西部产品、波旁酒^①、桥牌和扑克、高尔夫球、钓鱼、种花和打猎。他对成功的企业人员的赞美，使历史学家们不大自在地想到U.S. 格兰特。在经历过使人眩晕的变化并对消逝了的过去具有恋旧情怀的一代人中，艾森豪威尔似乎体现着传统的美国道德：正派、自力更生、节俭、个人主义。1952年他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开始形成的政治观点，带有正统共和主义的味道：忠诚于自由企业和平衡预算，喜爱自由甚于安全，尊重州权，怀疑“潜滋暗长的社会主义”。但是他同意维持新政改革的主要内容。对于左的和右的批评者说来，这好象是自相矛盾和思想模糊。但这正好例证艾森豪威尔有意寻求的中间道路立场，而且非常接近五十年代大多数人的情绪。简言之，大多数美国人要求自由与安全。温和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政府的基调。

726

这也是他领导方法的特点。艾森豪威尔具有天赋的协调能力，他厌恶争论，不断地谋求调和相反的观点。他待人接物采取一些对他来说是属于第二天性的方法：说服、讨论，机智、魅力、耐心、善意。协调一致的合作是成功的关键。领导人的作用就是协调班底的职能，并且批准经过下属仔细准备好的决定和政策。

然而，结果常常令人沮丧。军事干部体制指挥严密，而且层层节制，对联邦行政机构那种分工不太明确的活动，不甚适宜。类似于使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日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协调行动，因计划不周，无助于消除政治进程中的摩擦与压力。和解与妥协可使决策推迟或削弱，而温和则开始有似放任自流。艾森豪威尔似乎缺

① 一种烈性威士忌酒，最初产于美国肯塔基州的波旁地区。——译者

少使行政机构发挥效能的意志。只要可能，他就避免系统地过问细节，避免密切的政治交往和日常的公务负担。实际情况是，在他表面坦率而单纯的风度之下，还蕴藏着给人深刻印象的政治技巧和精明。不过，他不愿将他的技巧、威望和职权使他掌握的巨大可能性变为现实。

然而还是可以说，艾森豪威尔的出任总统，对于这个多事之秋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他的观点、气质和作风，就象定做的制服一样，适合于公众的情绪。美国人要的正是这样一个总统——一个超越于政治斗争的受人尊敬的形象，一个谨慎的温和派，一个“美国方式”的体现者。二十年来的一党统治，使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削弱了自己的生命力与责任感。新政改革需要的两党认可，只有一个配置得当的共和党政府才能提供。共和党人需要学习，因为只有挑上领导的担子才能使他们懂得，无论是新政还是战后的世界，都不能凭愿望加以消灭。

二、第二次红色恐怖的极盛与衰落

全国范围内对于所谓政府中共产党人的恐惧——杜鲁门时代的一个重大问题——一直持续到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任内。它展示出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物；但在这第二次红色恐怖全盛时期的中心人物，则是威斯康星州的国会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他为形成第二次红色恐怖出力最多，并且给它打上他本人的人格与特性的印记。

当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时，人们广泛认为：麦卡锡权势显赫的日子就要结束。他已经获得对执政党进行残酷无情和不顾后果的批评的声誉。现在民主党下野了，他们已经带走对待共产主义、阴

谋和二十年背叛的软弱态度，似乎不再需要对这些进一步加以攻击。1952年《华盛顿邮报》写道：“本报希望并相信，如果艾森豪威尔当选，麦卡锡主义将在一夜之间消失。”这种信心，在选举之后还持续了几周。参议员塔夫脱虽然宽恕麦卡锡过去三年来庸俗下流的攻击，但他是不赞成麦卡锡的；他认为共和党策略家们现在能够遏制这个威斯康星州的煽动分子了。就是麦卡锡本人，也看到一种他将扮演的角色。他对记者们说，“情况已经起了如此令人无法想象的变化，现在不需要再由我单枪匹马地去揭露政府中的共产党人。我们有了一个新总统，他不想要遵循党派路线的思想家或同路人。他将指挥战斗。”^①

塔夫脱打算把负责忠诚调查的国内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给予真诚反共而又不偏不倚的印第安纳州国会参议员威廉·詹纳，使麦卡锡无能为力。麦卡锡则将被安全地搁置到无关痛痒的政府活动事务委员会主席那个位子上去。“我们已经把麦卡锡放到他无从为害的地方去了，”塔夫脱愉快地下结论说——这是这个聪明的俄亥俄人平生作出的一个错误判断。麦卡锡的这个新委员会中有个常设的调查小组委员会。尽管这种调查显然只限于政府契约，可是麦卡锡却把这个词看作是可以向任何方向瞄准的方便炮塔。他自任这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迅速重新开始对政府中共产党人过火的讨伐。

在以后一年半的时间里，麦卡锡很少不出现在报纸的大字标题之中。他大量进行起诉、不切实际的指控、耸人听闻的“揭露”，并一再将调查结果广为宣传。他的不祥的阴影似乎变得越来越长，只有美国总统拥有可以和他相比的影响。当时在公共生活中，几乎没有人愿意和他挑战，1954年初的民意测验表明，百分之五

^① 转引自理查德·H.罗威尔：《参议员乔·麦卡锡》，纽约，1959年版，第187页

十的人赞成麦卡锡，另外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对他“不了解”。参议院不大愿意反对他，因为麦卡锡不止一次地表明，他在竞选运动中反对一个参议员是什么事也可以做得出来的。^①除少数保守分子外，参议员们都瞧不起他，但是更害怕他。

总统也尽可能地敬而远之。这倒不是由于害怕，而是因为他向往于党内和谐，根深蒂固地厌恶私人之间的争吵——特别是麦卡锡喜爱的那一种。据说艾森豪威尔曾气冲冲地说过：“我不愿意和那个家伙一起掉到阴沟里去。”^②他还想避免与共和党右翼分裂，并且显然希望忍耐与时间将以最小的摩擦与损害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728

总统的耐性在头十八个月任期里受到痛苦的考验。1953年，麦卡锡发表长篇的激烈演说，反对任命查尔斯·E.波伦出任驻苏大使。塔夫脱最后出面干预，以保证波伦的任命得到批准，但代价是政府事实上同意不再作出麦卡锡不赞成的任命。国务院逆来顺受地选择一个大家公认为“麦卡锡的人”作为它的保安官员，从而使这个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对国务卿的国务院人事政策具有事实上的否决权。1953年3月，麦卡锡宣布：他已和希腊船主们“谈判”一项协议，停止在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港口进行贸易。当这件事引起共同安全署署长哈罗德·史塔生愤怒谴责麦卡锡篡夺行政职权和破坏美国外交政策时，政府却息事宁人，只发表一个声明对麦卡锡进行温和指责，并迫使史塔生降低他声明的调子。

麦卡锡在很多方面进行事前指控。他的小组委员会在美国之

① 马里兰州的米勒德·泰丁斯、康涅狄格州的威廉·本顿、伊利诺斯州的斯科特·卢卡斯和亚利桑那州的欧内斯特·麦克法兰，就是那些被击败了、自认为是受麦卡锡之害的参议员。

② 转引自罗伯特·J.多诺万：《艾森豪威尔秘史》，纽约，1956年版，第249页。

音节目里搜索所谓的共产党人,结果一个也没有发现,但是却设法摧毁了那个机构的效率和士气。1953年,他对国务院的海外情报计划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他属下的两个不负责任的年轻人在国外作了一次滑稽的“调查”,使美国在欧洲的每个大使馆都蒙受耻辱并感到绝望。国务院顺从地从它国外的图书室里撤除、有时实际上是烧毁那些麦卡锡的小组委员会认为是颠覆分子所写的书。^①他的另一个下属在一家杂志上撰文指责美国新教教士中充满颠覆阴谋。政府确曾设法反对焚书和责难教士,但未做到限制这个任性的参议员的程度。他的一连串各种各样的指控给千百万美国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他们竟然没有注意到:在他四年狂热的活动中,他没有在政府里或其他任何地方挖出一个共产党人。

729 与此同时,司法部和其他的联邦机构也在进行自己的忠诚调查。政府受到如此严重怀疑和安全条例限制,以致不能很好地执行自己的任务,特别是在科学研究、国防和外交政策这些重要方面。对国务院的攻击,瓦解了忠实的公务人员中的士气,并且使进入外交界的年轻人的数字急剧减少。对前任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国际知名科学家J. 罗伯特·奥本海默持续不断的攻击,具有同样破坏性和令人叹息。1953年7月,原子能委员会在它的新任主席刘易斯·L. 斯特劳斯的提议下,禁止奥本海默接触机密材料,理由是他不可靠。1954年5月,一个特别委员会肯定了奥本海默的忠诚,但同意根据安全条例不让他接触保密资料。在这些过程中,最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当时没有一个知名的政治人物大声疾呼地

^① 这些“颠覆性”作者包括纽约《先驱论坛报》华盛顿分社主任伯特·安德鲁斯、《时代》杂志前驻欧洲记者理查德·劳特巴赫、国际主义作家克拉伦斯·斯特赖特、著名黑人领袖沃尔特·怀特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教授、国务卿的堂兄弟福斯特·雷亚·杜勒斯。

反对他们,那怕是在那些家伙可耻的品质已经暴露之后。^①

1954年初,麦卡锡对陆军的攻击使事情发展到了顶点。他发现驻蒙默思堡的一个预备役军团牙医尽管拒绝在忠诚证书上签字,还被晋升和光荣退伍。由这个军方承认处理不当的不重要插曲,开始了对武装部队颠覆阴谋的疯狂指控和一系列新的听证会。当麦卡锡欺侮和凌辱牙医师的指挥官拉尔夫·兹维克准将时,陆军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愤起保护这位将军。他抨击小组委员会,命令兹维克和其他军官不到那里去作证,并准备一份措词强硬的声明,打算亲自到小组委员会去宣读。麦卡锡称史蒂文斯为“极易受骗的人”;他在与这位部长协商之后,终于使其在允许兹维克出来作证的投降条款上签了字。军方进行了回击,指控麦卡锡曾试图以种种不当手段为小组委员会前“顾问”、陆军二等兵 G.戴维·沙因谋取优待。

这场纠纷引起一些电视听证会,在1954年春天吸引着几百万人达六周之久。麦卡锡控制着这些听证会,就象他控制所有这类事情一样——他打断发言、提出“有关议事程序问题”、回避质询、威吓证人、怒视、嘲笑、设置障碍。许多美国人第一次看到了行动中的麦卡锡。他们看到了粗野的自负、赤裸裸的蛮横、和对现成规则、法律、他人权利以及人类礼仪的无情漠视。他们看到一副罪恶的面孔,并且认识了它。

同样重要的是,麦卡锡的表演促使参议院和总统予以公开反击。小组委员会的民主党成员在全国电视观众面前很难沉默或回避,于是第一次起来直截了当地反对他们的主席。艾森豪威尔总 730
统发出尖锐指责。麦卡锡在听证会上出示一封有联邦调查局档案

^① 约瑟夫·艾尔索普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我们起诉》,载《哈泼斯杂志》第209期(1954年10月),第24—25页。